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 07

牛津西方哲学史

【英】安东尼·肯尼 (Anthony Kenny) 编
韩东晖 译

哲学课

牛津西方哲学史

【英】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著
韩东晖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西方哲学史/(英) 肯尼著; 韩东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8

(哲学课)

ISBN 978-7-300-17945-2

I. ①牛… II. ①肯…②韩… III. ①西方哲学-哲学史-通俗读物 IV. ①B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6584 号

哲学课

牛津西方哲学史

[英] 安东尼·肯尼 (Anthony Kenny) 编

韩东晖 译

Niujin Xifang Zhexue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印 张 16.625 插页 2

字 数 366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哲学史与其他任何研究的历史皆不同类。这是因为哲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并无同类，它类似科学和艺术，却并不与二者并驾齐驱。 V

哲学之类似于科学，在于哲学家就像化学家或气象学家那样，加入了追求真理的行列，希望有所发现。但是，哲学的经典却并不因为后来的研究而褪色，而即便是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其著作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陈旧过时。现在研究行星的人没有谁会去读托勒密（Ptolemy），但读柏拉图（Plato）却不需要成为古文物学家。

就此而言，哲学类似于艺术而非科学：当我们阅读荷马（Homer）或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时，并不是为了发现在遥远的时代人们离奇的观点。但当我们读亚里士多德时，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是向科学家而非诗人提出的：他的结论是否正确，他为这些结论所提供的论证是否有效？

哲学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哲学史也是独一无二的。医学史家作为历史学家，并不进行医学实践；但不从事哲学研究，谁也没法写出哲学史。要诠释昔日的哲学家，诠释者就一定要为这位哲学家的思想给出和提供理由，一定要阐明和评价他的论证。但是，为哲学的结论提供理由，评价哲学论证的逻辑，这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哲学活动。因此，绘画史家不必是画家，但哲学史家却不可能不是哲学家。

在所有要求成为人类理性活动的果实的学科中，哲学是最有争议的；如果哲学是有争议的，那么哲学史的编纂必定亦复如是。但即便在哲学家当中，意见不一也是有限制的；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以哲学为业的人，让他举出西方哲学传统中六位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么，有四个名字肯定会包含在答复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和康德。但是，剩下的两个位置却不太可能达成共识。我自己的人选是阿奎那和维特根斯坦；但其他人也会以同样的信心推举出奥古斯丁、洛克、莱布尼茨、休谟、黑格尔、马克思、弗雷格，以及另外六个人选。对哲学家的不同的等级评定所反映出的不一致，不仅事关个别哲学家的天资，也事关哲学自身的本性。

本书既反映了我们所预计的来自哲学史家的共识，也反映了分歧。我刚刚提到的所有哲学家，以及很有可能被列入任何迄今为止最伟大的12个哲学家名单的所有哲学家，都在本书中以各不相同的篇幅得到了讨论。另一方面，在对主要人物的处理方法和对次要

人物的选择上，作者们也有自主决定的权利。

就本书作者所受的训练和教育的传统而言，所有作者大体上都属于英美分析哲学的风格。但是，我以为，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自己是典型的分析哲学家；据我所知，有些作者以自己远离分析哲学的主流却无碍心智健全而骄傲。读者会注意到，在不同的作者之间，侧重点和诠释的变化是相当大的，而主编亦未曾试图让作者们彼此一致或与主编一致。

在第五章中，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几节是大卫·皮尔斯所著，其余部分是我自己写的。

A. J. P. 肯尼

牛津

1993 年 11 月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By Anthony Kenny

Copyright © Anthony Kenny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西方哲学史》（第1版）英文版于2000年首次出版，本书由
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4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古代哲学	斯蒂芬·克拉克 1
开端	1
受神灵启示的思想家	13
智者运动	24
神圣的柏拉图	31
亚里士多德的综合?	42
斯多亚派、伊壁鸠鲁主义者与漫游的贤哲	50
从怀疑到教条	60
异教的潜在价值	68
第二章 中世纪哲学	保罗·文森特·斯佩德 77
希腊哲学的影响	79
奥古斯丁	81

波爱修	97
伪狄奥尼西与约翰·司各特·爱留根纳	104
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	108
十二世纪	114
奥古斯丁主义的学说综合体	122
托马斯·阿奎那	125
波纳文图拉	131
共相、个体化、统一与区分	136
阿维森纳的影响	138
约翰·邓斯·司各特	139
奥卡姆的威廉	141
超越亚里士多德	144
第三章 从笛卡儿到康德	安东尼·肯尼 148
笛卡儿	151
洛克与天赋观念	170
巴克莱与抽象概念	186
斯宾诺莎与一元论	194
莱布尼茨与逻辑	201
休谟	209
康德的批判事业	220
第四章 大陆哲学：从费希特到萨特	罗杰·斯克鲁顿 260
费希特	261
谢林与席勒	267
黑格尔	270

马克思	279
叔本华	284
尼采	289
克尔恺郭尔	295
柏格森	298
克罗齐	300
布伦坦诺	302
胡塞尔与狄尔泰	304
海德格尔	309
萨特	313
第五章 从密尔到维特根斯坦	大卫·皮尔斯、安东尼·肯尼 319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经验主义	319
弗雷格与数理逻辑	326
弗雷格的逻辑哲学	329
弗雷格的数学哲学	330
罗素悖论与类型论	333
语言分析	335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341
维也纳学派	346
后期维特根斯坦	350
第六章 政治哲学	安东尼·奎因顿 364
导论	364
希腊与罗马	371
中世纪	390

早期近代世界	407
十八世纪	427
十九世纪	449
二十世纪	470
结束语	484
编后记	安东尼·肯尼 486
大事年表	495
译后记	518

第一章 古代哲学

斯蒂芬·克拉克 (Stephen R. L. Clark)

开 端

历史的帷幕在已然古老的世界升起，这世界中满是城阙的遗迹，到处是打磨得平整光滑的思想道路。现今那种令人尊敬的理论告诉我们，在 10 万年前就有在生理上与我们非常相似的人存在。石制的手工制品和岩石绘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 万年，也许编织筐篮、沙绘图案和戏剧艺术的出现还要早许多。目前尚存的原始人类的经验让我们认识到，尽管我们的祖先缺乏我们的技术能力，在提供日常的必需品上，他们通常也困难不大，而且不乏游戏、幻想和论辩的时间。某些现代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可能原始人讨论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亲缘关系，他们讲述传说故事，以证明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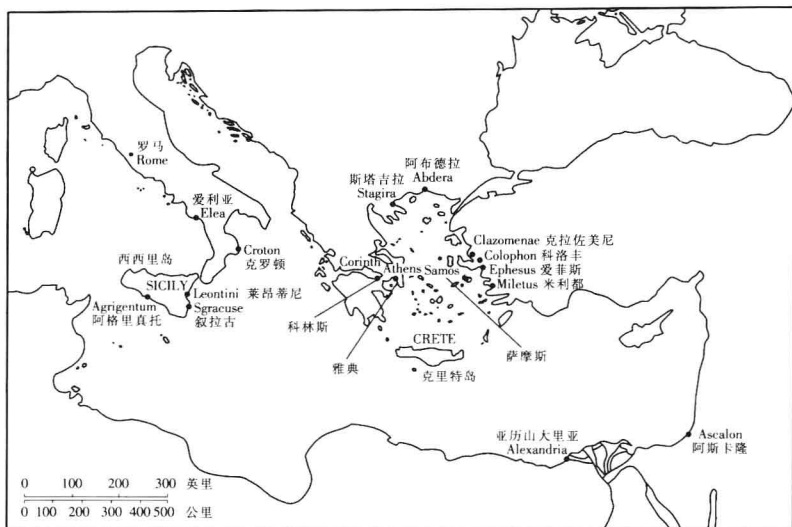
族群间通婚规则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但同时也谈论迎来送往和劫掠抢夺。也许正像老一代的思辨古人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原始人关于英雄、处女、龙怪的传说故事是关于太阳和群星的加密讯息。不过他们只借助谈论，就保证了他们的传说故事既非只涉及亲缘关系，亦非只涉及苍穹。

与其他群居动物一样，我们相互间收发信号，用以标记我们所偏爱的路线，与儿童玩耍，划分三六九等，聆听阅历丰富的长者教诲（当然不是言听计从），等等。我们已知最早的传说，都试图解释为什么非人的动物不再用人类的言语说话，为什么苍穹不再倚靠大地，为什么兄妹之间必定不能再通婚，为什么我们年齿渐增，终
2 归死亡（我们说，起先并不是这样的），以及为什么有物存在。后来就有了武士、园丁、建筑师、纺织者，有了保姆、厨师、工匠、魔术师。也许还有人享有宣讲奇迹的名望，从上苍或被铭记的祖先那里带来消息。有些人讲述更为精致的传说故事，以容纳那些看似错误的东西，而他们的对手或许力图从那些传说故事中解脱出来，用另外的传说故事或用不那么带有叙事性的消遣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换言之，无论那些人在流浪的小群落中生活多久，无论他们在荒芜之地定居下来，花多长时间营造园地，他们一举一动都和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向自己解说他们的世界，对差异感到好奇，并运用他们的言辞之力相互辩驳或取乐。在遇到会说话的其他兽群时，他们就试图获得相互的理解，即便只是为了确定是敌是友。他们当中有些人开始思考：在他们的言谈中有神存在，这个神能够比这些终有一死的谈论者活得更长久，并把每一代新的凡人联系起来，这些

终有一死的凡人重归已被遗忘的上苍，而这就是事物存在的真正方式。简言之，他们就成为哲学家，而我们发现，那些被后来的渊博的思想家记录下来的神话传说，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说的那样，是对昔日哲学的歪曲记录。按照惯例，我们认为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构成了古代世界（这里忽略了散布在长江流域、恒河流域以及无数已被遗忘的江河湖泊流域的民族），他们精心讲述了许多传说故事，用来说明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看到别人做了哪些事情。没有人会真正满足于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做；事物是如此这般的，是因为它们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是自然的法则”）。我们都想理解事物，都想知道为什么它们不像我们猜测的那样曾经如何、应当怎样。

上述说法有真实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走得太远，去详细阐述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史前民族的思辨，甚至确信我们已经完全理解了具有历史和文字的民族的言说，则未免操之过急。有些注释者煞有介事地提议：想想我们来自非洲的祖先是怎样产生好奇之心，并最终取代了早先移民的产物的（如我们现在还记得的小精灵和食人妖魔）；想想我们如何把自己驯养为既温顺又好玩的动物；想想定居人群如何在欧洲成长，遵从大地之母以及为之服务的精灵，直到被迫迁移的游牧部落打破了古代的和谐，这些遵从天父、擅长骑射的部落，把家长制和祭司灌注到其后继者的心中。这些传说会产生有趣的传说故事，但其证据相当稀少。我们可以追思当时的人们为其所做所思给出了理由，但谁能知道这些思想和理由是什么？除非我们假设哲学的思维特性乃是晚近的毫无原则的突变，否则，远古的哲学思考当然是存在的，但若要去描述它，这样的尝试与其说是



地图 1 古代的东地中海地区

东地中海是西方哲学的摇篮。几乎所有古代世界的重要哲学家都生活在东地中海的岛上或沿岸。

在表现他们，不如说是在表现我们。其中有些传说故事，特别是那些责备“希腊人”或柏拉图（约公元前 430—前 347）遗弃了大地之母的传说故事，就表现出我们对同样这些希腊人和柏拉图所思想的无知。柏拉图说：“大地是〔我们的〕祖先的家园，我们必须珍爱它，甚至要超过孩子对母亲的珍爱；而且，大地是女神，是一切会死的凡人的主人，对于诸神和已经在本地得以确立的精灵也要以同样的尊敬来对待。”

当那些传说故事以外行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写就之时，对于好奇的历史学家来说，生活就轻松多了。在口传文化中，每一次讲述都使传说故事发生变化，而且也没有真正的压力要求每一个传说故事

都要明显地与其他所有故事相一致。逝者进入阴曹地府，但也在梦幻世界和遥远的天堂；太阳是天球，被金龟子^①推滚到天庭的拱顶上，但也是载着国王本人遨游苍穹的舟楫。如果我们看到被形诸文字的那些论证，可能会视之为无效，但在口头争论中，它们却可能相当适用，因为我们的记忆会重新书写那早已消逝的事情（在议会和法庭中至今仍是如此）。

即便在口传文化中，论证和传说故事当然也能够被“形诸文字”：乡土的景观和我们的乡土历史一道被记忆尚存的人们铭刻下来；权威的每一个象征，昔日努力的每一处遗迹，都是带给未来的讯息。也许有些讯息是每一个原始人都能解读的（如气味、涂鸦或堆石）；另外一些讯息，在原始人开始成为人的时候，只有那些已被授以各自地方部落的特殊历史的人才能解读（例如为人们所纪念的某个人的图章，或树木的一根枝条，在那儿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并未过去很久）。因此，无论是用楔形文字还是用象形文字书写下来的东西，都是从前口传心记，并体现在隐秘图像中的东西。通过对它们的书写，我们的祖先便开启了通往正式的论证、普遍可译解的讯息和抽象性想象的历程。我们不再需要被告知，一组特殊的符号集合意味着什么；我们根据对基本符号含义的了解，就能译解它们。那些以往常常“写在风景当中”的神祇，至今在依赖记忆的民族中仍然如此，但因为他们随着故事的每一次重新讲述而发生变化，似乎在回应故事的讲述者和听 5

① 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把推粪球的金龟子（dung-beetle）尊称为圣甲虫（scarab），认为它们是推动太阳神的化身。——译者注（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故以下不标明“译者注”）

众，也就变成了活生生的人；而那些被写入文本的神祇，却因为变化相当小，而其人格特征逐渐变少。那些从景观中阅读传说故事的人，会被他们以不可预知的不同方式所知晓的传说故事所提醒；而那些从书中阅读故事的人，却至少会有机会昨天怎么读，今天还怎么读（尽管实际上我们的所有阅读都会有点变化）。昔日通常存在于言语当中的神，是在被精心选出的极少数个人的言辞之中得以体现的，因为这些言辞受到神灵的启示，并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增衍，但如今却栖居在书面语词当中，不管谁读到它，其意思“总是同样的”，当然除了那些它并不具有的含义以外。在先知时代之后，乃是经师时代（age of scribes）。

已知最早的书面传说把政治的现实态度与“奇思妙想”熔为一炉，现在的我们会对这些方式感到奇怪：例如，尽管诸神不再与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在传说故事中它们从前是这样的），但它们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客，而英雄也能比巫师更容易地穿越到彼岸世界中去。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传说故事的作者“必定知道”他们是在写作奇思妙想或寓言。诸神并不“真正”在特洛伊周围打仗，费迪皮迪兹^①也并非在来自斯巴达的路上碰到神祇帕恩^②。造就王朝的诸神“显然”必定是人工的产物，只是在自命不凡地一边说应当敬畏新王，一边又说“他的父亲是谁，只有神知道”。事实上，我们的反应有点像某人认为（例如）毕加索的《格

① Pheidippides，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长跑运动员。

② Pan，希腊神话中掌管树林、田地和羊群的神，有人的躯干和头，山羊的腿、角和耳朵。